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何子十二篇

嚴治篇第一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

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
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故嚴也者
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
不敢侮也山川示儉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
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
殿以異其等旂旒鸞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
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
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
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
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

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
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
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頽其紀綱而
決其防限於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
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於一
法立而百偽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
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
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末流濫也夫操如束
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
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號不張則幹

斜網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于已然者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鷲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而究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不怨夫非罔之而惟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也又何怨乎

上作篇第二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

敝承敝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為教夫好劍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氓隸之人能辨其所好惡然所從違非者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子聞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

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廉捐耻以附者豈其所為自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于教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絀勢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遂邪順私之俗可絕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漢公卿楊雄最號恬於利祿然且為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于王叔文之黨夫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為世之耻詎不道于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劇世之所

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下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為標矣雖有闐闐必不以其行為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鵠以行賞亡不射矣詈鬼以除病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關之限出則有鳴玉之飾寢則有絰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微累帛加璧以示其予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

有污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以上之所作邪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法行篇第三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

必務以敝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強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敝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以有已則上不得賣而下不得請賣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侯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驚橫之吏豪俠之民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愛十金反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已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

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怨邀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關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于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忍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孝賣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曰王以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當死也王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也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明法也由是觀之法非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矣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刑中而不可追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愛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喜怒行愛憎矣復恩讐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鞠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蠱起矣夫炎鑪遁于頑

鐵利刃刃于輭毛密網漏于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螻鷃之吏搏擊之廝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篇第四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

撓于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駕馬先之矣所勇于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至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

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隳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人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是故千人輿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聞以外將軍制之故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

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藉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責於將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知有君則盡忠

勢成篇第五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于勢乃所以表神威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謂之藉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

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為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發義帝之喪編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匪彼至我有以致之故塞招亂之門絕濟世之端在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故籍資則無與也賈惠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則無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萌隸之民戍役之

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嚮應者彼皆有欲起之心而俟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夫天下之近禍履危莫過于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為之誠見其禍危迫於此而徼安福於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得也欲不讐我亦不得也彼我一間固寧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之誅故降李陵深入匈奴畏反國之辱故叛夫叛背至逆節也亡降皆耻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貲之身干之患害之情

窘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耻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願亂以三者之狀而值於君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不自小以成大自然以造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罅遏擬偪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之萌孽不生而勢長御之我則天下長安語曰涓涓不塞流為江河綿綿不絕纏為網羅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實篇第六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竒恠恢偉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楛之虞好馳坂之巧者昧什輪之悔喜速瘳之藥者蒙毒發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移炫目之形接而見背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詳於功實之辨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為功五侯以善備為功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至凶

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徼美利此三王所以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願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憂多慮有備者清外而實內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盛衰並時而至者

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盛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

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結民之怨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後之民疆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衆不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于當世而不為省流禍於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覩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不回姑用直篇第七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

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
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
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
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
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
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枉行矣強禦不在
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
士也有之而蔽于邪臣間于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
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
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

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
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
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
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
而群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
先指鹿為馬群臣無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
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詭對而出逃
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于讒人故內以遂
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
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

道于虞而宮之奇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餽戎王以女樂戎王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之欲內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宮之奇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知也悅于欲而惑于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

子不與女樂並容于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故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敵中篇第八

夫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知吾之能逆必反吾情也知吾之弗能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以實之先參伍我也以聲者下我也

以利者市我也此六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
以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敵之所忌必飾之使弗覺
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弗忌也忌其能明用
人也将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士之衆不忌也
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蔽之同心則有以間之
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諭之防之然
卒為所圖焉者彼有以揣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
狩者之于獸漁者之于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
多驚於其散則無獲必于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
之機我餌我者亦猶是也是故有所畏於我者視我

以弗畏也有所弗畏者則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
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行也則必重之以輕
其主使我之自忌之也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士
之同力始張其勢以解之又出其利以啗之則是道
我以刑威也播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敵若
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
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
畏項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饌太牢以進進而視之
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更饌以草具由是范增逐而
項氏亡死東城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予惟恐剽吾

之降卒以戰也恐伐吾士大夫百姓之墳墓也燕如其言而敵氣愈奮遂以其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眩于事情而中之者也故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處敵者能知數者之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燭於先後之間斷於有無之際內絕根株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揣摩者不得其所出而抵投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機雖巧不施我不會其情雖勞不行故為敵中者蔽在已也

固權篇第九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偽摹

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執于累歲而不能保一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窺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迹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而路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僕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也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于有所

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故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至燕子噲讓國于子之子噲無知者也故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服故其受也不固弱子之產不與買惡人以為欺也瞽人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為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霍光受武帝之權放昌邑夫擁君遷主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瞽也夫權者富貴之藉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之而

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也昧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班爵封者遺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勅此皆為世世計者也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勅不效也此其章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曰賜矣祠第猶曰營矣以鐵版為不毀恃金書為不刊者猶夫前日也夫欲以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為世世計豈不愚可咲也

處與篇第十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

失之故德不在于與也在于處所與處所與在知其
所與之人所與在於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
人也則濟淫而福災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
當而見輕是故與之擯罪之臣則以為異數而溢望
與之寵幸之臣則以為庸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
處與為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幸之臣不易處也數
而與之則見顧遇而怙愛遲而與之則見希濶而怨
生與之厚則不以為過而忽之與之薄則鄙而少之
與之太難則曰吝而誹笑與之太易則曰汎而玩侮
與之而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

處也夫惠以示親施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翔視
而內疑必不親矣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能而自致必
不德矣望之而必欲塞求之而必欲得不與則拂情
而陰蓄忌與之則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
可不知所制也夫權勢者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
飾而富貴者人主之有也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
矣富貴者權勢之門名器之具也安可以易與也小
人寵幸之人其未有富貴也則必遠權勢而不取畏
名器而不干曰吾得富貴厚其身焉耳人主於富貴
輕於所有而易所與則不勝其所悔夫富貴得則權

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偏上之形而莫之制矣緣恩而寬忍則禍滋抑按而不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逢其忿而恨積大發之則激其變而事起由是兵車戰於墻內戈戟攢於腹心事成是下賊其上而義紀絕也事敗是上陷其下而恩不終也二者之所來乃積愛之過也夫小人寵倖之人持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業挾衆附之勢必群攻之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登高以臨危者疾趨而陟顛不知下平地之可息也向陽而畏熱者疾走而格日不知其就陰之可爽也故小人謀危以圖安

者富貴有以貫之而謙遜之義不明也秦之二世寵於趙高封以萬戶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于內然趙高知其威在已而以圖二世卒使閔樂弒之於望夷之宮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終遇禍者利害之情變也故富之而有不恩貴之而有不德矣昔者陳恒專國以其君積厚施而得衆遂弒簡公季氏執魯政厚私邑而弱公室乃逐昭公夫二子蒙於主者至厚也甚者見弒而次者見逐積愛之生害也故盜不以得財而不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忌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矣故驕子多不

孝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審處于富貴之與知非其所當則母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母以其憎吝之明知其所失則母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母溺情而不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敝袴矣周襄則止請隧矣漢文帝則夜收北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吝于小權勢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瓜牙者則去其羽翼誠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開而名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

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者然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于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策術篇第十一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辯智而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夫事理者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久遠之憂者弭迫切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據有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覩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國者設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據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馳不可

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
聽陳易觀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遽不詳使人多
畏而少慮是故六國之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胥者
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
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塞仁義者也
是故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
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
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
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
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德齊者以勢

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
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
不以此時修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
所有是故秦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殺函之塞
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
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者謂
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
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
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溺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
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

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究也夫游談之士藉諸侯之車馬以為裝貨諸侯之財幣以為居齎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算儲積之厚薄亂主客之形及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說故使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于似是而莫能可否惑于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奉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于秦矣故諸侯之事秦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詳于策士之罪也於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

國先滅夫五國之滅者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相望嘗並帝而敵體故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緩攻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后齊王后見諸侯之日屠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擾不知秦有所俟而以為厚已乃奉秦益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及至勝齊相姓名齊國亡而王建幽於共城共地名保一隅之衆亡五國之師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君王后之罪也夫譬之五國者鋒也齊則柄也五國者蔽也齊則地也此其勢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摧而欲冀柄之無折立見其蔽之撤而猶希地之不露

蓋長久之術不察而迷于利害之近也建之幽于共
齊人歌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此疾勝后
之不明刺賓客之賣國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無
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國家哉

心迹篇第十二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
化合變化合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窾係也易
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故百會於一而殊
統於同夫端委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
化約而省之以見端委聖哲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

繩尺之外淺見不及于衣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
察猶弓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能匠也故拘學不可
以論廣淺見不可與指遠何也心不知其意而徒以
迹固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五帝不同
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並稱王五霸不同
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為同也堯
之禪虞後世稱焉子噲遜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
伯夷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贊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
焉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令名
田嘗弒簡公則不能辭弒君之惡周公伐管蔡不為

賊兄弟唐太宗殺建成而後世短之凡此迹若不異然不得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為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苟可以其類者同之是田嘗為武王之行而建成廼管蔡之誅也故以其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量車履人不視足通其意也故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

夫解牛于養生相懸也舞劍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陳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

窳繫窳者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窳繫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是故聖人不學而能愚人學之不能直所從者異路也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內篇二十五篇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任任業怨勿為激激干怒張子璉為御史嘗按治當世鉅重舉奏當世尊顯下弗厲其法而上不咎其言夫天下之事不患其任且激也患其先有意也先有意也任則貪功而悍作激則訐人以自標罕凶怨怒矣唯無意也雖多法而寡情人弗以為病也雖徑議而過實人弗以為構也故峭壑之阻盜賊弗怨虛舟之觸漏心弗怒無意也何子謂雷守王子曰夫擊與牧異法而柔與能殊情

寇曰擊民曰牧遠曰柔適曰能四者由有治以來莫之能有易也四者之易也弗晰而蒙於情也其弗蒙也移於勢也勢之移也畏以求免屈以求伸辱以求榮是三者心動而其情蒙情蒙而法易矣故縱奸漏枉牧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親昵而多蓄柔近也疏眇而易威擾遠也由是求免而先畏求伸而先屈求榮而先辱其終謂之晰乎夫法以事起道以身立時而變化從乎其人羿之射也不以遠近要之中的而已矣扁之醫也不以強瘠要之對病而已矣夫能中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

有所移者蔽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盛子令太平太平鉅多桀難治何子曰一人百羊無弗群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茂草言惡必有善也故君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夫知而好白易遁也剛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已也有已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寇以明也屢罵而童子弗趨不慎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近也然可以出而寘之者有嗜于人也是故君子之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

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直則人弗得訾故辯其文異其
品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
訕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光祿署丞陳子為大谷令呂給事請於何子曰光祿
丞也貳而內吏也大谷令也長而外吏也丞也令也
貳也長也內也外也弗相諳也予曰丞嘗修膳致養
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令也養民者也曰大谷何
以養也曰和之曰大谷盡驚也安可以和也曰大谷
固盡驚也將移之乎存之也若移之也用六師弗用
令也其用令也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

矧大谷者民也曰和之也不懼縱乎縱難制也曰是
順私從暴也夫和之也者剛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
緩之馬調也則弗犯駕鷹習也則弗掣韉和也者非
順私從暴也

何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
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
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經變也
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用無窮也

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為司馬選部郎中為東昌
守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

徒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昌何子曰鄙人曰丐
乍富廢飯言創貧也然殉義弗折樹名以自著者貧
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也何耶子嘗有
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為郎吏言外
家河內何子為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為講官言時
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苟有志於創貧賤焉則其能皆
可以富貴也然而三子者弗為也夫才者弗憚獨任
而志者耻於旅升故致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污
污者未有不借聖以訾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
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

也吾從下非乘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
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
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史有舉其職者
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陵為御史者不亦難乎
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子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
主人有使其家監朴僕者僕怨而罵監由是觀之御
史誠舉其職有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日夫今御史
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情賈監亦不以僕
怨廢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別淑慝非任

喜怒哀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怨而怒又曷辭
焉
張御史言事于朝有風按淮揚鹽何子曰淮揚天下
之衢也舟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富行貨私
作奸勢撓權貨溺度奸敝法御史者剷豪以屈勢平
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敝滋大舉而變生故
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發
者機也捍難者格也能行三者于天下無難矣夫格
者力之至也機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
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

也况豪富行私者乎
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夫將
以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怵威而
劫于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章久矣履正以
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者耶於是法令糾繆
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偽吏無何於上下益舞智臨
之又安與議於繩墨之間尺寸之內乎夫明法難執
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
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
所以集衆心衛大勢也苟可以奪則政弗彊政弗彊

則鉅豪免鉅豪免則眇弱逮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于眇弱是踈天下之心而貶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矇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賣法者皆有幽黜則履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何有弗昌乎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邪又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延安又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也卑所以受潤也夫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以敦尚可以生息

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禮義出焉夫飾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以敦尚可以生息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績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其物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隱也皎然不為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而藿食也若大亨也選于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給事曰夫令非難邪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而啓蔽陳子難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

守發視其所蓄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侯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也立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夫棟撓輻不撓棟任衆輻衆任也火燭弗若水鑿火著外水著內也夫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承者敗著內者闇而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

乎往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茸弗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為吏邪是故今之為剛者為赫赫者也為明者為皦皦者也赫赫者多威而寡惠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日弱矣夫用智醫而逆治者彊病也用仁醫而順治者弱病也弱病之人彊病之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民異於往也往也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東薪無弗折矣無察如撤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

劉守之擢廬州也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侯調家居累

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資弗任爾予未視治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邪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謁吏部 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曰予于漢陽甚感于古今之官用也古之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績罷不能是故近者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有可賤也賤者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徵發身等居位也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守散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夫若是使才有其地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

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善使也貴者懼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善使者難于下曰漢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故有貴者不取諸人以自耀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自實也為漢陽上下者免矣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將以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修以立曰名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達故名非飾標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是故君子于名也思毀于政也思蔽于寵也思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

譽思散則圖經思辱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
茲擢予為不憚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
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
累取凶不改斂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
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憚景明聞之見鄭
子曰夫謂子者過矣王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
褊人多求親而憤疏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
駑駿別刃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
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
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邪曰執火不
燔嚮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
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然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
執利權者桑弘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
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惟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
子也夫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吏予
也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修曰不發靡著不興
周立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矢飈櫛密而髮疏

大復集卷之三十一
是故緩者不可以舉廢略者不可以週遺明法習文
究情察物子其任乎本貞曰夫枉促而絃絕燭張而
蚊至守止以制行勿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
致用莫如藏理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數焉盡
難矣李子曰二子之言叛予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
類乎叛者也仲修之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修也
已李子曰予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之以
應變是以我冒物也冒之不足則必易焉是故以我
冒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在我織履者不
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

嘗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懸殊
夫治而罔修則任法而情踈修而罔治則自愛而鮮
任任法者必蔽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搢紳大
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修識遠而高計深亮物
而濟務可使秉重居要內贊國經而外格時難今迺
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弗足以施溥舉大匪
衆望也何景明曰夫蔡子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
伸也者弗在高爵榮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
志達曰伸志塞曰屈故爵高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為

九後集卷之三十一
屈約居卑處而志弗塞不失為伸嚮也一陳而求卑
再陳而請病夫屈伸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
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未利害斯明自好故周畏不發
不以冒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察物不擅行義不
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者與夫智貴示任
貴斷智而弗示則衆疑任而弗斷則中靡是故天以
日月垂象人弗敢侮地以山川示險人弗敢踰孟賁
狐疑則不若童子之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蠆之
必螫夫天下之事示則明斷則立矧司法乎司法者
不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反令匪任

蔡子智而不褻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
矧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董正
弼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網弛曰緩目
數曰急闇則納愚深則叢怨緩則縱枉急則矯直四
者司法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而守易立嚴而行寬
詳則弗遺易則弗害嚴則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
四德德以司法又何過焉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溫為進士二年補丹
陽令呂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子曰何以

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乂試志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乂思任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則也事權弗歸曰尸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舉其政事相歸蒞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賈人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夫行矣皇邱顛顛如或弗行燕息又安

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子曰子言善矣弗曰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濫夫行人之所必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以必悅是謂忘利故順上獲譽弗為也逆疆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辱希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呂子曰艱矣丹陽能之何子聞之曰呂子尚行而詘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治備矣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子聞猛獸在山狐
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
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子聞茅柔而人籍之澤
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
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
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
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
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
之存乎其時周子曰子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友邵
子曰子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責人心威
諷喻勸說民聽藐治民曰教無已緩乎曰子思曰修
道曰教夫飾行為修由理為道成訓為教是故標立
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夫吏
不紀則民俗濫政不則則下志淫教者紀濫俗而則
淫志之務也上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
下親親不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
廣其動微其聞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拊群不
射宿羽毛不成不登俎斧斤以時畧目四寸故山澤

之蓄蕃殖聖人之禮其物若此也况其民乎今天下
吏治弱者靡矣強者持其刑罰搏裂抗割之而已獵
其民甚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木又安有禮乎故曰
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訓立古之教也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
葉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
始有侍郎宏再有叅政寬再有運使鈍再有知縣欽
至文禎為樂清簿文禎與襄王拱之葉牛道徵及景
明皆有姻舊往慶文禎文禎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
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躡躅紹

芳矧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
何以教也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良冶之子
不失為裘若嗣宦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為休光
道徵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
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媮易見也夫良弓之子不
失為箕失其弓矣良冶之子不失為裘失其冶矣故
蓋愆為易而光烈為難子將勿忽其易以圖其難焉
爾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
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
焦氏稱于文達公益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禎

曰三子之言教之矣

大梁張德充例為周府引禮舍人何子曰夫化必觀世行必矯俗要其本源委於末流故良法既敝則美意或幾乎息矣今天下用士科貢興而孝廉賢良之舉廢科貢於孝廉賢良遠矣而人尚之其有以例拜官者則搢紳之徒弗道焉此何以哉或曰科貢者其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曰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科貢之才者耶故觀世以化者存乎上矯俗之行在其人焉爾夫使富者得官貧者得財上急國用下舒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厲職又

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籍勢而遂身是末流之敝也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相如以貲為郎而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貶相如之名不以貲郎賤故意羨者不論法嗜修者不論資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者欲也古之則貞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凝也天者物之役也貞人能不用神邪能不恡物邪得寶而愛者不計歲而待其自敝則無敝日計歲焉使其無敝則敝嬰

兒日啼而咽弗噉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其握也日視而目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者中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何子觀河南癸酉同年會錄曰錄也序年列名凡以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久遠其事者非諸子所共志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于學弗萬人已爾集于試弗千人已爾然名于錄者八十人焉爾矣較之亦希罕曠絕之遇也其事何可以不昭著久遠耶夫身至眇也然且弗百年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也榮勢往來若流光易絕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圖以弗朽滅也乃有在于形勢地位之外者乎夫至明者義也至永者名也踈利而義集義孚而名成是

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也性內也壽弗長夭弗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

何子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釐三卷皆精實確乎可以昭逖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慎憲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揆慮緒思幽微章矣徹遠以代蔽律古以格俗標準見矣故單辭寡倫無以究賸指衆不一無以合方利近遺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存乎心明而辨之存乎識夫詩之難言也獨言者難邪而知言者鮮矣

大學士靳公有菴曰戒菴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之隙也而風入之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戎興意者身之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始而事必有紀惟先也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而弗一也則多畏而慮不周夫室有關矢有機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也關在門也矢之有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關在門故室而寇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匱也抑之詩曰慎爾出語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言戒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也故放之

六合而準旁于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參天地而
贊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何子讀韓子書律呂直解敘曰夫神理之弗著其器
數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器數下下也由後
世以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所達哉是故聖
人得一而知萬知者知萬以得一談一者虛而寡用
談萬者廣而莫歸要之以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
之間者氣也制而利則曰器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
氣之宰也是故器數詳則神理日明神理明而天下
之事得矣

何大復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